

铁血 香書堂

神机炮

烽火

丁老大 © 作品

向死



根据原国民党抗日老军人韩文德真实历史经历改编
重温中国人血性的一部热血抗战小说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物犹花

丁老大

丁老大 © 作品

向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机枪响了/丁老大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-7-80755-140-9

I.机… II.丁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4389 号

机枪响了

作 者:丁老大

策 划:张国岚 李艳明

责任编辑:李 爽 李 伟

责任校对: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-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350 千字 印张:22

版 次: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140-9

定 价:3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血战 / 1 | 第二十二章 |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/ 190 |
| 第二章 | 千里走单骑 / 11 | 第二十三章 | 编余军官闹省城 / 202 |
| 第三章 | 南昌会战 / 19 | 第二十四章 | 千里寻兄 / 213 |
| 第四章 | 给邱耀东太太当勤务兵 / 24 | 第二十五章 | 受命保安团卧底 / 225 |
| 第五章 | 机枪总教练 / 32 | 第二十六章 | 起义 / 235 |
| 第六章 | 进山打游击 / 40 | 第二十七章 | 公安工作 / 247 |
| 第七章 | 招兵买马 / 48 | 第二十八章 | 家事 / 260 |
| 第八章 | 生死之血战 / 59 | 第二十九章 | 窑场春秋 / 270 |
| 第九章 | 接兵 / 68 | 第三十章 | 诬陷 / 279 |
| 第十章 | 独当一面 / 81 | 第三十一章 | 羊和狼 / 292 |
| 第十一章 | 巧结姻缘 / 90 | 第三十二章 | 下滩 / 301 |
| 第十二章 | 战友兄弟生死情 / 101 | 第三十三章 | 寻求真理 / 309 |
| 第十三章 | 追击 / 109 | 第三十四章 | 卖肉 / 320 |
| 第十四章 | 闹鱼 / 117 | 第三十五章 | 寻访江南 / 330 |
| 第十五章 | 急救黄家寨 / 126 | 第三十六章 | 胸怀 / 341 |
| 第十六章 | 凤子受辱 / 134 | | |
| 第十七章 | 失三宝 / 143 | | |
| 第十八章 | 生死一线 / 151 | | |
| 第十九章 | 万桥镇之战 / 161 | | |
| 第二十章 | 受降 / 171 | | |
| 第二十一章 | 狡兔死走狗烹 / 180 | | |



第一章 血战

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这天，国民党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在张古山山口集中部队讲话，说：“日本人在万家岭、张古山集结了三万多人，向我南昌方向攻击，我们共有三个军阻击南进之敌，由现在开始向鬼子反攻，只许前进不许后退，不分官兵，后退的全部枪毙。”

韩文德这时候站在队伍里，脸上熏黑，军服上也是星星点点的血迹和尘土。他身上背着两个水壶，一个是营长的，一个是自己的。正在这时，于副团长到他跟前，拉着韩文德的手要喝水，韩文德把水壶解下来交给他。于副团长是长安县人，他知道这个叫韩文德的十五岁小兵曾说俞济时是俞豁豁，对这个陕西小兵很有印象。他喝完水，悄悄对韩文德说：“你还年轻，要小心，把王之干营长跟紧，此番上去是一场大恶战，估计活下来的人不多。”

韩文德敢叫军长俞济时为俞豁豁，在全军都是出了名的。那是在武汉会战出发前的一个月，军长俞济时要来营里阅兵，营长要传令兵韩文德通知各个连做好准备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，整个部队在操场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。韩文德因为个子小，排在最前头。他挺着胸，像其他等待检阅的兵一样，枪贴身持着，刺刀在阳光





下闪闪发亮。

十点半左右，军长俞济时在师长王耀武、旅长李天霞、团长张灵甫等一批大小官员陪同下来到队列前，其中还有一个高鼻梁、蓝眼睛的外国人，韩文德知道这个外国人就是七十四军的军事教练。

他们从东往西走，走着问着，拍拍这个兵的肩，摸摸那个兵的头，问兵的家乡、年龄，显得很亲切。走到韩文德跟前，俞济时摸摸韩文德的头，问韩文德：“多大年纪？”

韩文德回答：“十七。”

俞济时说：“我看你不到十六岁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不，就是十七。”

俞济时说：“好好，十七就十七。是哪里人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陕西高陵人。”

俞济时又问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你是军长。”

“你们团长叫啥名？”

“张灵甫。”

“师长呢？”

“王耀武。”

“我叫啥？”

这一刻韩文德忽然想不起俞济时这个名字了，一急，脱口而出：“俞豁豁。”

俞济时是黄埔一期学生，北伐战争时被枪子把嘴打了一个豁豁，所以人背地里称俞豁豁，但当面谁也不敢叫。韩文德叫出俞豁豁这个名字，把王耀武和张灵甫吓得不轻，都拿眼瞪韩文德。俞济时反而哈哈大笑，对王耀武和张灵甫解释说：“俞豁豁是指我是个豁嘴子。说得好，说得准！只要士兵们知道我叫俞豁豁，才真正是我的兵。”

检阅结束后，王之干营长批评韩文德的胆子太大，敢叫俞豁豁。

韩文德有点委屈地说：“我当时想不起军长的名字了。”

王之干说：“想不起也不能叫俞豁豁。多亏军长没见怪。”

张灵甫陪军长检阅完后来到了三营，问王之干：“这个说俞豁豁的小兵是哪里人？”

王之干说：“是你的乡党，陕西高陵县人。”

张灵甫说：“这个兵挺机灵的。”

王之干说：“机灵是机灵，只是年龄太小，只有十五岁。”

张灵甫说：“乱世出英雄，别看年龄小，敢喊俞豁豁的兵就有出息。”

王之干说：“你们陕西娃胆大，打仗不怕死。”

张灵甫说：“马上就要有一场大战了，不知这孩子能不能活着出来。”

王之干说：“咱们能不能活着出来还难说呢。”

俞济时检阅部队后的第三天，开始发枪发子弹手榴弹，准备干粮，嚷嚷闹闹地准备了一整天，营长对韩文德说：“明早上部队开拔到前线去，今晚上把东西都准备

好。大战终于来了。”

十五岁的传令兵韩文德，当时不仅是于副团长的老乡，也是王营长最疼爱的一个传令兵。

有一天晚上，营长王之干在一个沙窝里指挥战斗，派韩文德去给八连送口信，韩文德回来已不见了营长，也不见那个沙窝，后来找到营长，营长问他要云南白药，韩文德说丢了。

韩文德确实丢了，连他的背包和枪都丢在那个沙窝里。

营长气得骂他说：“混蛋，那两瓶云南白药是在汉口花两块银元买的，是我的保命丸，你要找不回来就枪毙你。”

韩文德丢失云南白药的那块沙地正是双方争夺的地区。韩文德趁黑夜偷偷摸到那块沙地，不但找到了背包和枪，还顺手捡了一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步枪。回来的时候鬼子一颗炮弹落在他身旁，多亏跟前一棵大树根挡了一下，他才没被弹片炸伤，但是也被炮弹的爆炸声震昏过去两小时，被当伤兵送了下去。苏醒后想起营长还在前线，心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执意要同伙夫上前线给营长送水送饭，前方的将士三天没见到食水，已经快渴死饿死了。

韩文德的水壶丢了，他找了当地老乡一个大葫芦，盛了一葫芦水，背了一袋干馍蛋，随营部的通信员和两个伙夫摸着电线来到营指挥所。

营指挥所是就地挖的一个坑，用木板盖在坑上，木板上又撒了沙子作掩护。坑内最多只能容两三个人。

营长见韩文德来了，忙问：“炸得不要紧吧？多亏那一个大树根，要不然你小子早报销了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你快喝水。”

王之干营长捧起葫芦，一口气喝了四分之三，这才停嘴缓了口气。韩文德把干馍蛋给营长泡了一茶缸，营长狼吞虎咽地吃完，说：“这一下又能维持两天。”

韩文德取下一袋生米，一袋馍蛋，还有一葫芦水，交给营长，说：“营长，我不回后面去了，跟着你打仗吧。”

营长说：“不中，你头上受了伤，要好好养，快跟着伙夫回去，你不要再送饭来了，让他们大人送。”

韩文德从口袋里掏出两瓶云南白药，对营长说：“这是你在汉口买的药。”

营长说：“你不是失掉了吗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我又寻回来了。”

营长王之干很激动，一把把韩文德抱起来，说：“你真是我的好兄弟。你快下去，想打仗杀敌，你送饭也是打仗，你把水饭送上来了，大家吃饱了，多杀几个敌人，其中也有你的份。回去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让鬼子的炮再炸了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不怕，你和我都不会被敌人打死的。”

日本军队取攻势，他们取守势，仗每天打，飞机每天轰炸个不停，有一次把韩文德的腿炸伤了，一块弹片从他的左腿外侧进去，又从内侧出来，伤口很大，还伤了骨头，把韩文德疼得龇牙咧嘴的。

王之干派人把他送进德安县师医院住院，医生检查以后说要截腿，征求韩文德



的意见。韩文德一听截腿，眼泪就下来了，说：“截了腿我还怎么走路，怎么打日本鬼子？”

医生说：“不截腿就可能得坏血病，连命都没有了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没有命就没有命，我愿意没有命，也不愿意没有腿。”

医生说：“不行，要救你的命就要把腿截了，只能这样。”

韩文德在河南埋尸首的时候搜出了鬼子一把小枪，做得很精致，还有三粒黄亮亮的小子弹，估计可能是一个鬼子当官的。他把这把小枪贴身藏着，不让人知道。这时候听见医生非要他截腿不可，就从身上把枪掏出来了，然后说：“我有枪，谁敢截我的腿我就打死谁。”给他做工作的医生脸都吓白了，连忙走出去。

医院里就与王之干联系，说韩文德伤重，要截腿，不然保不住命，但是韩文德不让截，还掏出一把手枪要打医生，让王之干过来劝劝韩文德。

王之干营长来了，问医生：“韩文德是个士兵，怎么会有手枪？”

医生说：“不知道呀，看样子还是一把好枪。”

王之干营长坐在病床边对韩文德说：“听说你不听医生的话，还与医生犟嘴，是不是？”

韩文德不说话。

王之干营长又说：“你哪儿来的手枪，把手枪给我。”

韩文德不情愿地掏出来，把枪交给王之干，说：“埋日本人尸首的时候搜出来的。”

王之干营长接入手枪，然后说：“住院就要听医生的话，医生让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医生要砍我的头我就伸出来让他砍？”

王之干说：“瞧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说话？截了一条腿就把命保住了，医生也是为你好啊，一条腿算个啥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腿不重要，让医生把他自己的腿截了，看他愿意不愿意。”

王之干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人家医生腿又没受伤，怎么能截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他不受伤的腿不能截，我受伤的腿更不能截了，我还要养好了伤跑路打鬼子哩。”

王之干没做通韩文德的工作，又反过来做医生的工作，说：“这孩子才十六岁，固执不懂道理，你们不要与他计较。”

医生说：“我们也不想计较，但是截腿的事怎么办？”

王之干说：“不截了，看他的造化吧。”

韩文德的这一番争执效果还不错，最后医生没有动手术截腿，不到月余伤却好了。他出院回营房对王之干营长说：“多亏没有截腿，截了腿我就剩了一条腿了，还怎么跟你打仗，保护你。”

王之干把他抱起来转了一圈，然后放下，说：“你命大，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。”

八月十三日这天，王耀武讲完话，韩文德所在的部队就开始向北运动，向张古山展开攻击，霎时间号声炮声炸弹枪声响如电闪雷鸣一般。敌人的炮弹、飞机掷的炸弹也在部队前后炸出一片片火光和浓烟，连树叶都被震得哗哗落下。担架队不

住往下拉抬伤员,当时不分官兵,都紧张地跑动,听不到人声,人声都被炮火声覆盖了,手势成了互相交流的工具。

晚上两点钟,队伍攻占了两重山,遍山的号声冲天,火光冲天,韩文德跟营长相距不到三米,低姿势爬行。营长忽然直起身来,高声喊“冲呀杀呀”,战士们和鬼子展开了白刃战。韩文德手里的马枪不断向敌人射击,猛地一阵敌人机枪扫过,营长倒在韩文德面前,他急忙上前摸营长,见营长肚子被打坏了,几个大窟窿“汩汩”向外流血。韩文德扳着营长哭叫着,营长已经没有一点知觉了。韩文德知道营长阵亡了。他摸到营长的左轮手枪,又从营长身上解下子弹袋。

忽然副营长跑过来,让他下去,到小山背后用电话向团长报告营长阵亡的消息。韩文德跌跌爬爬跑到电话机前,让电话兵向团长报告。电话兵摇通了电话,把话筒递给韩文德,说:“你亲自打。”

韩文德抓住耳机喊:“团长,团长,我是三营小鬼,我们营长……”

团长问:“营长怎么样?”

韩文德哭着说:“阵亡了。”

张灵甫团长又问一线情况。韩文德回答:“报告团长,我们三营人员伤亡到百分之八十左右,怎么办团长?”

团长叫韩文德通知传令班长,把营长尸体拉下,叫副营长继续指挥战斗!有兵来报告说副营长刚才也阵亡了,韩文德没有放下电话,继续报告说:“副营长也阵亡了,阵地上已经没有几个人。”

团长命令传令班长继续指挥,说:“我马上派人支援你们。你快上去把王营长尸体拉下来。”

韩文德打完电话回到营指挥所,半路碰见传令班长,传达了团长的命令。王班长说:“要拉营长尸体得趁黑夜,但飞机晚上抛照明弹,炸弹也炸个不停,机枪也扫射不停,活人都顾不过来,哪顾得了这些死人。”

韩文德见传令班长不想去,就说:“你派给我两个人,我去。”

韩文德带着两个人猫腰跑到王之干营长的尸体旁,刚拉住王营长的一条腿,枪就打了过来,拉了不到两米远,两个战士都被打死了。韩文德还想把营长尸体拉到崖下,听见传令班长喊“快退”,韩文德放弃了拉尸体的念头,一蹦蹦到崖下。这地方是个死角,敌人枪打不到,回头看,传令班长也被枪打死了,全营只剩他一个人。知道一个人也起不了大作用,这才跑向后方。

沿路看去,只见担架上摆满了死人,有一个伙夫担着担子送饭被炸死,韩文德也已经两天汤水不见。在路上碰到了个医疗队,他就帮着包伤扶人。正包伤,日本人的飞机就飞过来了,轰轰隆隆,声音很大,医疗队的人急忙分别卧倒。飞机过去了,韩文德爬起来一看,医疗队的医生也被炸死了两个。伤员们有些轻伤还可移动,重伤的十有八九难活命。送上担架后,韩文德跟着担架下去,天亮后到山口,见靠崖坐着十几个重伤员,还在等担架。

韩文德不知道,他们打的这一仗就是以后闻名天下的马回岭保卫战。

韩文德正看着,就有人来叫他,到了一个指挥所,给他端来两碗米饭,和他一起吃饭的有二十多个人,韩文德一问,都说是从前线上退下来的。饭吃完后,一个当



官的过来说：“你们这二十多个人编成一个敢死队。”当时任命了连、排、班长，让新任命的连长带着去找二零六团，听二零六团团长指挥，并厉声道：“再私自跑下来一律枪毙。”

这一队人马立即疾跑上山，路上，韩文德听其他的兵说，白崇禧、罗卓英、王耀武亲自在后面督战，督战队有两挺重机关枪和十多个冲锋枪，谁退下去打死谁。

他们上山后也没找到二零六团，就把枪架起来准备战斗，敌人在北边，前面是块洼地，连长命令自找射击位置。这二十多个人有六挺轻机枪，韩文德为弹药兵，专门给机枪装子弹，敌人像蝗虫一样向山上爬来，他们六挺机枪和十多杆步枪就以火力压倒敌人，敌人见冲不上来，就用炮打。一直坚持到晚上，人也死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了韩文德和另一个弹药手，撤下山回去报告情况，第二天又被编队上山，士兵们之间谁都不认识谁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师的。

到韩文德第三次被编队上山已经过了两天，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死人，尸体都臭了，散发出难闻的味儿，熏人的脑子。但是仗打到这份上，担架队的人和医生都炸死完了，伤员根本抬不下去。到处都是没有主儿的枪，但是子弹比较少，难找，韩文德把子弹打完了，翻了几十个尸体，才找了十来粒子弹。韩文德又渴又饿，心想：“士兵们没有了粮食和水，也没有子弹，怎么能打仗呢？”他盼望后方还有新部队来，把吃的东西和子弹带上来他们还能接着打。韩文德见了那么多的伤兵在挣命，也没有人往下抬，心说：“今后记着，宁愿战死也别负重伤，不死不活的太难受，不如早死。”

韩文德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他，他顺着声音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同一个营的陕西老乡王志杰。

王志杰受了重伤，肚皮被日本鬼子的一块炮弹皮炸烂，肠子流了出来，韩文德走到跟前的时候，他正把一截肠子往肚子里塞，伤口疼得咬牙呻吟。

韩文德要给王志杰包扎伤口，把王志杰背下去。王志杰说：“先前你救我一次，这次不行了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，你不要管我。”

王志杰曾经当过逃兵，被韩文德救过一次。当时韩文德作为新兵刚分到了营里，工作就是给各连送文件，每晚送口令，给营长打饭铺床和一些营部的杂活。

初八那天，韩文德到二连去送信，与邻村一个叫于克俭的多说了会儿话，回到营部，听偏房里有人哭叫，问站岗的机枪连班长，班长说，抓了一个逃兵。韩文德推开虚掩着的门，见一个兵双脚离地吊在二梁上，眼泪汪汪，身上有鞭打的痕迹，却是老乡王志杰，当时惊得目瞪口呆。

王志杰睁开眼，见是韩文德，哭喊着让韩文德救他，站岗的班长手里提根竹条子，“啪”的一声抽在王志杰身上，口里说：“狗日的让你跑，害得老子年都过不好。”

韩文德想了一下，劝班长道：“你不要打了，小心血溅到你身上。”

班长说：“打他是轻的，吃一颗花生米才是真的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他吃一颗花生米是整罪，你不要让他再受这个挨打的零罪。”

听见营长在外面喊他，韩文德连忙出去，原来是营长要水喝，水壶里没水了，他把水提回来，给营长倒了一杯水，营长喝了口水问他：“你刚才看逃兵去了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我听见有人哭叫，原来是逃兵。”



营长说：“明天就在操场上枪毙这个逃兵。”

韩文德一听低下了头，不知道咋给营长说。

营长问他：“你低头干啥，不愿听枪毙逃兵的话，是不是？你说逃兵该杀不该杀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不该杀。”

营长很奇怪，问他：“为啥不该杀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枪口要一致对外。”

营长笑了，说：“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我还没说完，这些来当兵的壮丁家里都有父母妻子儿女，想见又不准回去，跟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一样，叫人家回去看看再来还不行。”

营长说：“这些兵的家都很远，如果都跑回去看，仗就打不成了。”

“那你们当官的就应该给他们解释，说这一回跑速回来不杀你，下一次非杀不可。将来把日本鬼子打完了再回家不行吗？再说一个人长大也不容易，一个兵训练成也不容易，你这一回不杀他，他家里祖祖辈辈都感激不尽。”

王之干听了韩文德的话，看着韩文德说：“嘿，你倒同情逃兵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不是同情，营长你想，如果杀了一个兵，营里就少了一个人，打鬼子就少了一个帮忙的，有啥好处？”

营长仰头想了好大一会儿，这才说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说的这些话还有点道理，我给团长打电话说说看。”

电话通了以后，营长说：“张团长吗，是这样，我们今天逮的这个逃兵年龄轻，只有十五岁，身体很好，平常表现都很好，我不想杀他，准备重重地打一顿，再拿烙铁烙狗日的屁股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张灵甫在那边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那明天全团就不集合了，你在营里处理一下算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”

营长放下电话，笑了，说：“团长是你们陕西长安县人，别看平时面上让人害怕，其实心软。这样，你明天一大早把木炭盆烧红，准备好，全营集合烧那逃兵。”

韩文德问：“火烧着痛吗？”

营长说：“火烧还有不痛的？好了，睡觉。”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六点半在营门口集合队伍，营长先让清查了人数，然后问：“最近各连有没有逃兵？”

回答说没有。

营长问：“还有人想逃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营长问：“咋不说话？我要叫你们看看，谁想逃跑就烧死。还没有打仗就想跑，这是中国人的耻辱，现在把逃兵拉出来让大家看。”

两个兵把王志杰从营房里拉出来，可怜王志杰被压得弯着腰，脚步踉跄，面如土色，以为必死无疑，把裤裆都尿湿了，从腿角往下滴水。

营长喊叫：“小鬼，把火炭盆端出来，火钳子拿来。”

韩文德跑回去，把火炭盆上的一壶水向炭火上浇下去，然后才端到外边。



营长问：“火怎么不红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刚才火盆上坐着一壶水，我一急把水弄倒了，把火浇成黑烟了。”

营长不再问，叫了四个人把王志杰按倒，裤子扒下来，露出瘦瘦的两瓣未长成的屁股。王志杰的班长拿着火钳，从火盆里拨出一个火蛋，放在王志杰的屁股上，烧得肉滋滋响，王志杰挣扎着号叫。

营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以此来杀一儆百。最后烧得王志杰不吭声昏过去了。那班长把火蛋子夹起来，说：“报告营长，逃兵不出声，烧死了。”

营长说：“烧不死，抬回去。”

过了两天，韩文德到机枪连去看王志杰，见王志杰躺在床上，屁股向上。见了他就流眼泪，哭着说，差点见了阎王爷了。

韩文德问他：“伤怎样了？”

他说：“强了些。”

韩文德问：“还疼不疼？”

王志杰说：“疼得很。”然后又问韩文德，“营长为啥没枪毙我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营长是看你年轻，饶了你一条命，以后再不敢跑了。”

又过了些天，王志杰屁股上的伤才基本长好，能走路了。

这一次，王志杰头靠在韩文德的肩上，说：“不行了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血也流完了，没办法背，背下去也活不了。”然后勉强笑着说，“我也够本了，打死了三个日本鬼子。”

韩文德想起王志杰当逃兵差点被枪毙的事，心里很难过。看着王志杰疼得难受，怎么能忍心走。可是，真要他背，他也背不动王志杰。正在为难，王志杰却对他说：“我也活不了了，你干脆给我一枪，不要让我受这个活罪。”

韩文德说：“你不要想着死，我马上下去叫一副担架，把你抬下去治伤。”

刚走了几步，想起上山时那个当官的说的话，再私自逃下来一律枪毙，又不敢下去。看阵地上连他在内只剩了三个人，他用绷带给王志杰把伤裹好，然后和那两个士兵一直守在山上。到天晚，王志杰就死了。他挖了个坑把王志杰埋了，心里想，王志杰死了还有人埋，我死了谁埋我？可能也像其他人的尸首一样，臭了！

第二天，鬼子也没有攻山，底下也没有上来人，韩文德他们三个又渴又饿，也不知大部队撤走没有。这样不死不活的也不是个办法，他们商量往西山头去看看，刚到山腰，就发现上面是鬼子，三个人这时也回不去，也上不了山。韩文德对两个兵说：“咱们各自找位置躲避，逃出一个是一个。”

三个人分开，韩文德沿着山边走，见山边是一条自然水渠，水位有深有浅。他把边上的草拨开，见有一个一人多深的坑，就蹲下去，心说死活也不走了，鬼子如果离我远，我不打他，到跟前发现我再打，反正也就是个死。

他从草缝里望出去，听见枪炮声、飞机声轰隆隆响，照明弹照得大地雪亮，想起营长王之干和于副团长都死在战场上，昨天他把一个受伤的高陵兵雷玉河扶上担架，不知是否运到后方去了，敌人的武器这么强，兵的战斗力的强，敌人又有烟毒毒气，而我们队伍每人只有一个防毒口罩，支持的时间不长，我们国家就没有造出压倒敌人的武器，只能用生命拼杀。这太可怕了！他想不通我们的指挥员为啥不想



些巧办法消灭敌人，只在兵的后面督战，枪杀自己人。

他感觉他的生命可能像于副团长说的那样，活不过一两天了，两天没见到食水，口干舌燥，身上无力。他歇了一歇，觉得这样藏着不是个办法，就想往坑上爬，身上的包坠着，一下没爬上去，感觉是背上的包太重，就把包解下来。忽然手碰到包里一个硬东西，想起里面有缴获日本人的牛奶罐头，给营长背着，没想得给营长吃，营长牺牲了当然吃不成了，又伤心落泪。

到后半夜枪炮声缓了，他实在饿得不行，就把背包解开，把罐头盒取出来。好在他没有受伤，摸摸左轮枪还在腿窝里，就取出一粒六五子弹，用子弹头把罐头击了两个洞，往口里倒吸，不知不觉吸完了。过了一会儿觉得身上有力量了，就迷迷糊糊坐着睡觉了。

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中午，飞机的“嗡嗡”声把他惊醒了，他拨开草枝向外看，不见了战斗的烟云，也不见人。他又取出仅有的一筒罐头，分两次喝完，这才决心冲出去。他把传令班长交给他的德国造二十粒的子弹装满，扳开机头，送上保险，又把左轮手枪的六粒子弹装满，爬出坑，向南走去，他知道南边有个山口，就是督战队督战的地方。到了南山口，只见小道两旁零落着尸体、担架，没有一个活人。

正走着，忽然发现后边呜里哇啦来了十多名鬼子兵，趁鬼子兵没有发现他，连忙倒在草丛里。鬼子兵过去后他才爬起来，远远地跟在鬼子兵后面，见道旁有一个日本钢盔，就拾起来戴在头上，又见一个死了的鬼子兵身上衣服还新，又脱下来穿在身上。他看上去简直成了一个鬼子兵，只是衣服大了些，与他单薄的身子不大协调。

他把换下的衣服揉成一团塞在背包里，随着那十几个鬼子兵到了哗叽街，发现街上尽是鬼子来回走动，有的在烧火、吃饭，身上都干干净净，不像是才打过仗，好像是新来的敌人。

韩文德不敢说话，他懂得的日本话不多，只是简单的几句“米西米西”、“八格牙路”什么的，一说话就要露馅。一个鬼子向他呜里哇啦，他只是摇摇手，不敢开口，那个鬼子也没再问。

韩文德从鬼子丛中穿过，出了街，向桥上走，想过桥。离桥大约百十步远，发现桥上有鬼子守桥，连忙下到路旁的草丛中藏起来，路边的草丛很高，人窝进去一点也看不见。一直等到天黑，这才下河凫水到南岸边，在水中抓住草和树枝慢慢挪行，不让水发出声音。

这时候一轮明月已经升起，大地晶莹透亮，韩文德却不喜欢这种亮，他想，只要有一片云遮住月亮，我就能摸到桥边。可是天上没有一丝云，他只得一点一点地挪，好不容易挪到桥下的黑影处，听见两个鬼子兵就在头上说话，说的日本话，他也听不大懂，鬼子兵不动他也不敢动。直到两个鬼子走向桥北头，吸烟的火一闪一闪，他才又向东轻轻游了约百米，爬上北岸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顺草路慢慢前行。

正走着，他忽然感觉南岸山边上有人影，就停下来细看，判明是鬼子哨兵，见月亮很亮，他四外看看，发现自己脚下往东是片开阔地，便于逃跑，小孩子的恶作剧上来，心说，给鬼子添点麻烦。于是，把二十响掏出来，瞄准鬼子的影子就是一梭子子弹，只听对岸日本人乱喊：“中国兵的。”他便向东急跑，跑了约一里路，过一个小桥，



到了南山脚下的村庄。

这个村庄已经遭到日本鬼子的洗劫,有的房屋被烧了,还在冒着残烟。这时天已经亮了,韩文德在村子里碰见一个受伤的中国军人,左手绷带跨在脖子上,右手里拿一根木棍在猪圈里打小猪,见韩文德来吃了一惊。

一开口,听是河南口音。他问清韩文德是五十一师的,就说他也是五十一师的,并和韩文德在一个旅,旅长是李天霞。

那受伤的兵说他手上有伤不方便,让韩文德把他已经打死的五个小猪拿上,到一家顺路的人家门口,在无人的屋里弄了口小锅,用柴火烧水。把水烧开后,韩文德烫了猪毛,用刀砍去猪头猪腿。去掉内脏,也不洗,放进锅内加火煮。煮了几滚,那受伤的兵用筷子一捅,说:“中了。”

正在这时,空中响起了飞机声,受伤的兵捞出三个煮得半生不熟的小猪,在凉水中一涮,用没受伤的手往怀里一抱,说声“快跑,飞机要撂炸弹”,撒丫子跑了。

韩文德急忙把剩余的两个煮熟的小猪倒在篮子中,也在凉水里涮涮,提着边跑边撕着吃,进了一个山口。

正走着,发现后方的新部队头上插着伪装上来了,韩文德迎上前去,有位营长问明他的来历和前方的地形和敌情,韩文德说了,他把韩文德叫到队上吃了两碗饭,菜盆内是带毛的瘦猪肉。

营长想把韩文德安排到军中去,韩文德说:“不,我还要找部队。”

营长说:“那你向后走吧。”

第二章 千里走单骑

韩文德走了十多里，到达九江至南昌的公路，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，有汽车拉着军人的，但大多数是难民。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，一家老少哭哭啼啼，还有引着狗拉着水牛的。敌机不断地在公路上来往扫射、轰炸，路上不时有炸死的人，也没人理睬，都在向后方逃。

韩文德走了一天，到了永修地界，天已经黑了，他在路旁拉了一捆稻草，和难民一样在露天睡觉。多亏江西的稻草多，农民们收了稻子以后稻草不往回拉，就扔在田头地边，所以难民们才有睡觉的地方。前面的难民睡一会儿走了，里面还热着，后面的难民又来接着睡。

韩文德睡醒以后看参星已经偏西，知道天快明了，也不再睡，爬起来继续向南昌方向走。快到南昌的时候碰到一个关卡，有宪兵检查，不准散兵进城。青壮年老百姓也都被当做散兵挡住，在旁边坐了一大片。韩文德到跟前问宪兵：“知道我们五十一师哪里去了？”

宪兵不但不回答，反而厌恶地捂着鼻子摇着手说：“快走开快走开，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”

韩文德说：“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！”





他要进关口，宪兵不让他进，说：“上头有命令，从前线下来的兵不准进南昌城。”

韩文德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不准散兵进南昌城，是散兵要进南昌城里吃人还是南昌城里有老虎？

韩文德坐到老百姓那儿，老百姓也嫌他臭，一个老百姓说：“你真的太难闻，比死人还难闻，熏人脑子。你不要坐到上风头，坐到下风头去。”

韩文德也知道臭，但是他没衣服可换，臭味都是从衣服上来的。

再等宪兵换班的时候，韩文德装成一个叫花子，畏畏缩缩地溜进关卡，到了南昌火车站，再没见到一个管理人员。

天黑了，他到一个食堂想买点吃的，刚走进去，那些人就直捂鼻子，把他当做了叫花子。

一个跑堂的拿了一个包子给他，说：“你快走吧，把人都臭死了。”

韩文德不接他的包子，说：“老表，我不是讨饭的，我是想买碗饭吃。”

那个跑堂的回答：“饭没得卖，只有包子，快拿钱来。”

韩文德身上有王之干营长的伙食费，他掏出了两角钱，买了十个包子，拿到站房吃完了。又觉得口渴，寻了些水喝了，在站房一个角落里窝到天明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旁边有一个人，也在睡觉，他把那人摇了—摇，说：“快起来，天明了。”

那人不吭声，也不动弹。

他把手放到那人的鼻子上一试，根本不出气，不知什么时候死了。他心里说，可能还是我的事，我身上这股死人味把活人都熏死了。

他怕有人找他的麻烦，赶快离开，到江边洗洗脸上来，沿着火车道走过几里路的铁桥，进了南昌北门，看街上关门的多，开门做生意的少。他在街上转，问五十一师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大多数人见了远远就避开走，避不开的对他的问题没法回答，一只手捂着鼻子，一只手摇着，说不知道，其中有一个略微知道内情的说，五十一师的人都在张古山死完了，一个也没活下来。

韩文德不信，依然找人打听。

中午时，鬼子的飞机又来投弹扫射，从飞机上打了一阵机枪，扔了几个炸弹，然后飞走了。韩文德出南门，到火车站，才看见了一个五十一师的兵。这个兵是另一个团部的传令兵，打过交道，彼此都很熟。

韩文德像见到亲人一样问：“咱们五十一师的队伍在啥地方住？”

那个传令兵说：“在丰城，我们团长把太太丢了，我来给团长找太太，太太没找见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你身上有钱没有，给我几毛，我去买点吃的。”

韩文德便掏出两角钱给他。

那传令兵说：“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去去就来，一会儿咱们一块上火车。”

那传令兵走了后，韩文德见车站上停着一列火车，心说，先上去看看，不知道有座位没有。

他走到火车跟前，见一个车皮空着，刚上去，谁知从车上过来两个宪兵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谁叫你上车！”没等他回答，那宪兵便把他一搯，用脚把他踢得从车上滚下去，头也撞破了。韩文德很生气，心说，老子在前方卖命，你们在后方还欺负老子。



想把枪拔出来把两个宪兵打死,但看见车站上宪兵很多,就没敢拔。

正在这时,那个传令兵从远处跑过来,急着喊他:“小鬼,小鬼,快上火车。”韩文德也向那传令兵迎上去,到跟前说:“他们不让上。”

传令兵说:“咱不上车厢,上火车头。快跑,火车拉笛了。”

韩文德跟传令兵跑到火车头跟前,传令兵先扶他上去坐在铁板上,他随后也上来,就在这时候火车开动了,传令兵让他用绑腿带子一头拴在气管上,一头拴在自己腰上,小心掉下去。

刚出站不久,开火车的司机就发现了他们,骂他们:“下去,下去,他妈的,谁让你们上的火车头。”

韩文德不吭声,团部传令兵也不吭声。

那司机又喊,连喊了几次,就把那个传令兵惹火了,他掏出短枪,指着那开车的说:“我们为国家打日本鬼子,从黄河岸打到江南,死的死,伤的伤,就拿这位同志来说,身上带着伤,为了找部队,跑了上千里路,宪兵不同情他,还把他从车上踢下来。他小小年纪离开家乡和父母,连命都不要啦,难道连坐火车头的权利都没啦。你是中国人吗?”

这下,那开火车的再也不言语了。

韩文德拉了那传令兵一把,说:“算了吧,快坐下,小心掉下去了。”

传令兵坐了下来,气还没消,嘴里还不住地说:“我们当兵的人,到处被人瞧不起,打仗到底为了谁?”

韩文德说:“为国家,为老百姓,不当亡国奴。”

传令兵不吭声了。

这个传令兵比韩文德大好几岁,很有经验,韩文德觉得他像大哥哥一样。火车开得很快,又是晚上,两个人坐在车头外,风呼呼的,冷得沁骨,他们紧靠着背,这才强些。过一会儿,团部传令兵怕韩文德打瞌睡掉下去,又回过身来抱住韩文德,韩文德几天几夜没睡觉,身上暖和,就睡着了,梦里好像回到妈妈怀中。

第二天早上,火车响长笛慢了下来,丰城到了。刚从前线回来的韩文德在火车上看,见丰城真正是太平天下,人们都在欢欢笑笑、不慌不忙地走动,田里到处都是人在忙活。

传令兵把捆韩文德的带子解了,韩文德腿麻站不起来,传令兵就把他抱下来,让他坐在站台上,说:“你们团在城南,我们团在铁路北,我要去找部队。你腿麻了,慢慢地起来,扒住栏杆遛遛就中了。”说着一摆手走了。

韩文德坐了一会儿,觉得差不多了,就扶着铁栏杆站起来,活动活动麻木的腿,便向城内走去。

进城后转了一会儿,东逛逛西看看,街上的人见了他都捂着鼻子,那些太太小姐们更有趣,有的用手绢捂着鼻子,有的还吓得尖叫一声,好像白日见鬼一般。韩文德就故意挺着胸,大模大样地在人堆里钻,没一个人敢不给他让路,被他蹭一下那可不得了。

走累了,刚坐在一家店门旁的石台阶上想歇会儿,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出来了,手里拿个水烟袋刚点着吸了一口,忽然闻见一股子臭气,心说,是不是谁给他的水